

二月二

思挑菜

◇仇士鹏

宋代诗人张耒有首诗《二月二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》：“久将松芥笔南羹，佳节泥深人未行。想见故园蔬甲好，一畦春水辘轳声。”晚唐以后，二月二又被称为挑菜节，这一天，人们会去地里挖野菜，争抢春天的第一口鲜嫩。到了宋代，更是成了一种风尚，连苏轼也曾“拄杖闲挑菜”过。

而让张耒遗憾的是，今年的二月二大雨倾盆。远方，天光暗淡，似乎连高台阁楼都被雨水冲刷走了。近处，一道道瀑布挂在假山上，泥浆混在水里，在整个庭院里四处征战，所向披靡。

看来是出不去了，原本走几步就能到的院门，此刻遥远得就像隔了一个季节。诗人在屋子门口站上一会儿，只看到树叶在风雨中飘摇，水花的脚丫啪嗒啪嗒地踩在大地上，从井边走到秋千旁，又从池塘走到院门外。这让诗人既羡慕，又有些埋怨——若不是这场雨，他也应当啪嗒啪嗒地走出院子，尽情采撷春风吹起来的第一批绿意。

回屋里坐下，遥想去年的二月二。在蔬菜落户到菜园子前，野菜蜂拥而入，鸠占鹊巢，肆无忌惮地萌芽吐绿，茎叶密密麻麻地缠在一起，连蚯蚓路过时都觉得难以下脚。它们长得太快了，不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，而像是冬天残留下的枯枝被泼了绿油油的浓漆后速成的，不然，怎么一个转身，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就变成了“萋萋满地芦芽短”？

诗人提着菜篮子，本以为来得挺早，没想到地里已经来了不少人。偷眼一瞥，一位大婶的篮子都快满了。瞅准一块人少的地，他赶紧弯下腰，手指像母鸡啄食一般，探入野菜中，一棵棵地摘起来。马兰头、荠菜、苜蓿、蕨菜……野菜们就像课上回答问题的学生，个个把手举得高高的，他看准一个，念出名字，对应的野菜便兴高采烈地跃入篮子里。

在“脸盲”的人眼中，野菜长得都差不多，而诗人瞧上一眼，就能看出哪些是好吃的，哪些将就能吃，哪些有毒。他没有神农尝百草的经历，但在一片土地上生活久了，自然会对土地上长出的东西了如指掌。更何况，“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蕨；未闻君子，忧心惓惓”，《诗经》里的句子他已经刻在了脑海里，这些野菜对他来说，就像是文学意义上的街坊邻里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当然熟得不能再熟了。摘完后，直起腰来，深深吸一口气，一股昂扬新鲜的清气直入肺腑，这是菜园子里嗅不到的享受，只有野性张扬的野菜才能滋养出来。

满载而归，走在路上，诗人突然想到白居易的《二月二日》：“二月二日新雨晴，草芽菜甲一时生。轻衫细马春年少，十字津头一字行。”他早已不复青春年少，但走在柔柔的春风里，看着遍地吐新芽的野菜，竟感到自己的影子一步步走成了风流少年，走进了诗行里，骑上骏马，和其他人一起在码头上一字排开，任由春风把衣裳吹得猎猎作响。春天，果然是万物复苏的季节，就连他的心中，都痒痒地抽出了新芽。

回到家，把野菜做成羹汤，小尝一口，一阵波浪般的轻哼掠过喉咙。积蓄一个大冬天后，骤然释放出的新绿才是鲜美，诗人甚至由此想象到那些纤细的根在大地深处如何努力地汲取雨水，那些小巧的叶子在大地上如何虔诚地吸纳阳光，占尽春天的先机，最终酝酿出足以唤醒一个人几十个春天的人间绝味。不过，这样还不过瘾，诗人把羹汤装进碗里，拿来诗书。“莫愁客到无供给，家酝香浓野菜春。”一边读，一边啜饮野菜羹，美滋滋的。倏然间诗人冒出一个念头，白居易写这首诗时，是不是也刚喝完一碗热气腾腾、清香四溢的野菜羹呢？

只可惜，今年的二月二出不了门，只能忍住心中蠢蠢欲动的馋意。但耳朵仍不甘心，它好像能听见地里野菜们嗷嗷的叫声。于是在雨停后，迫不及待地到远方找来一阵阵浇水的辘轳声，浇灌诗人的身体，当作一种慰藉——你听，菜园子里蔬菜们将要茁壮成长了。

吃不到春天的第一篮野菜，就等蔬菜长好后，再好好弥补这场大雨带来的亏欠吧！

注：有农谚道：“天早锄田，雨涝浇园”在暴雨后要抓紧时间浇水，恢复地里的农作物的供氧。所以文中写诗人听到农人迫不及待挑水浇地的辘轳声。

——摘自《兰州日报》

“剪”读

◇杨德振

休假一周，没有外出旅游，我拿起剪刀，剪辑整理多年积攒下来的报刊中的各种美文。我的认真劲就像裁缝师傅裁剪布料，不能把文章剪得支离破碎，也不能把边角剪得歪歪斜斜，以免影响阅读时的审美需求，感觉自己就像在剪窗花。然后，我把剪出来的美文逐一贴在厚厚的册子上，变出好几本“文集”。休息的间隙，我一边听着音乐，一边品茶，一边认真浏览这些剪贴好的文章。

我把这称之为“剪”读，博览群书，是把书读厚，“剪”读精华，是把书读薄。时光在阅读中很快消逝，留下诸多美好记忆和思考乐趣。不要小看这样一件小事，这是我的兴趣爱好所在。我喜欢阅读，坚持订阅不少报刊，喜欢收集、打印喜欢的文章，然后定期整理归档。留下的都是自己写的或是喜欢的“精华”，还能节省报刊堆积占用的空间。

现在新媒体流行，我也同样会把在网上看到的好文章收藏，标注感触深的地方，定期整理回味。不过，我更喜欢的依然是剪贴纸质报刊，因为这个剪贴过程，也是我对美的一种筛选和感受，印象也更深刻。

转弯遇见月亮

◇常丽

小区门口的柳树上，挂了红的粉的黄的灯笼。张着枝丫，灰扑扑站了整个冬天的柳树，陡然间喜庆了、柔和了，也带着羞怯的模样。

天微微亮，刺骨得冷。车驶过挂了灯笼的花雨路。各色的灯笼亮着，行走一片璀璨里。穿过十字路口向西，路灯灭了。朦胧的晨光里，天空显现出冷冷的淡青色，道路两旁的白杨向前延伸开去，低矮的冬青、榆树在晨曦的微光里暗褐着，它们习惯依着园丁整理好的姿势站立，排列整齐地弯曲延伸向路的尽头。

大约200米，到了路的尽头，就要转弯向北走上大桥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月亮！

它低垂在树丛间，仿佛穿过树林就能触到它，硕大的圆盘，像一座雕塑，安稳又沉重，金黄的盘面上雕着淡褐的图纹，猜度那图纹该是嫦娥仙子歇着了，玉兔就紧紧依偎在仙子脚边，蜷缩着打着盹。再拐弯向北，此时的月亮竟然动起来，在树丛间跳跃，时而躲在树后，时而又在树间调皮地露个脸，像妈妈带

着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捉迷藏，简简单单的游戏惹得孩子咯咯笑个不停。想到这里，嘴角弯起来，古老的月亮，母亲一般的月亮，还有婴孩一样的自己，也很有趣。突然很想停下来，在这条每天匆匆行过的路上，看看此时的月亮。

走过斑马线，站在桥头。月亮深沈温柔地与我对视。丛林中的月亮，让我想到林深见鹿。此时的月亮，仿佛一只洁白美丽的巨鹿，静卧林间，倘若我往前走，再往前走，它就会受到惊吓般跑开。我静静地看着月亮，回想在过去的光阴里，我怎样忽略过它……

继续驱车往前，视线被几栋楼宇遮住，此时，东方的天际泛起了红，天空是浅浅的粉，往下是玫瑰色的红，接近地平线则是橘红。这是技艺精湛的画匠用尽所有颜料也调不出的色彩，冷色的浅蓝、淡青，暖色的浅粉、深橘，相互重叠，相互交织着，在东方天际流淌。辽阔无垠的天际，用最美的色彩，最壮丽绚烂的方式孕育太阳，迎接今天的到来，想想就令人感动不已。

——摘自《甘肃日报》

春来诗意浓

◇陈爱氏

“立春东风回暖早”，雪雨过后，春的聲音就已经响起。大地还是一片沉寂，随着日子的深入，积雪加速融化，溪流不断充盈，原野的萧索在悄悄隐匿，空气不断擦拭着清新。几天过去，山上那些瘦削的枝条变得柔软起来，每一棵树都在向新一轮葱茏发起冲刺。太阳的脸庞一天比一天鲜活，奶油般的光泽一天比一天饱和。雨水呢，身段已不再那么生硬，开始飘起来、舞起来，平添了几分婀娜。

春寒还是料峭，禽鸟却早早收到了季节的消息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一大清早，鸭子就在池塘里扑腾翅膀。尽情滑翔一段，激起翻滚的水花和急速的波浪，然后，一个猛子扎下水去，再冒出灰灰绿绿的身子来。这在冬天是难得一见的。这些温驯的憨憨的鸭子，已振奋着精神，叫时光变得灵动起来。因为燕子、寿带、柳莺等候鸟尚未归来，麻雀就当仁不让做起了主角。它们尽可能组成团队，斜斜地掠过空中，又急急降落在田野和山坡。它们还喜欢选一个晴好的中午，在屋檐上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。那些鸣叫有些嘈杂，但音色褪尽了凛冽天气里的喑哑和低沉，变得圆润溜起来，把一个院子浸染得暖暖和和的。至于喜鹊，很明显，身子变圆润了，长长的尾巴翘得老高了，那麽一上一下的抖动，颇有劲道，很骄傲的样子。顶着“百舌鸟”光环，乌鸦每天不敢闲着，除了觅食，就是反复练习和表演歌唱，各种唱法十分娴熟，声音婉转且千变万化。对于这位音乐家的天赋，“入春解作千般语，拂曙能先百鸟啼”，这句诗的不吝赞美，真没有吹捧的意思。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是的，草木都在萌动。一蓬蓬、一丛丛、一片片的枯草，包括那些萎蔫，已经在攒劲推陈出新了。过些日子，它们挤出了一茎茎的白色短芽，芽儿又匀出一点点嫩黄。远看，草地确有一种绵延的浅浅的明亮。当然，在返青的日子里，抢占先机的还是柳树。古人说“春风放胆来梳柳”，“放胆”，说的是风儿多少有些劲头，而一个“梳”字，倒是道出了春风和杨柳之间的柔意。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风的亲和与柳的轻盈已揽在一起，真有惬意欢畅之感。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这是春光灿烂的光景了，柳树呢，已然一派翩翩的风姿。“柳无春光不精神，春无柳色减三分”，的确，柳树是对得起春天的，它们率先吐出叶蕾，一挂挂的枝条晃悠着白色的逗点，接着，叶蕾绽开，河堤上，池塘边就笼住了一团团的轻烟。这样，柳树早早发笔，画出了春日盎然的第一幅清亮的写意。

早春，似无盛大的花事。但盛大只是相对的，报春迎春的花朵们顶着寒威绽放，自有其独有的秉性。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”，梅花抗争冰雪的重压，孤傲高洁，超脱洒落，吐露灼灼芳华，使春天的序章卓然不凡。迎春花在墙隅、草坪、坡地带雪冲寒，果敢亮出了一串又一串的金黄，它是春天特别称职的信使。山茶花也尤为难得，“独放早春花，与梅战风雪”，盛开之后，“花繁艳红，深夺霞霞”，它的丰盛和高雅，正是春天的又一种风情。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杏花报到是稍晚一些，却嫣然含笑，把自己装扮得轻红淡粉，既繁复，又绚烂，既娇丽，又娟媚，

年前回了趟老家，看到墙角尘封的农具，久违了的亲近感油然而生。

因为建工业园区，周围的村子陆续搬迁，村民入住新建小区。我们村据考证是古代都城遗址，需要保护性开发，一直未拆迁。父母去世后，我再未回过老家。在外做生意的弟弟，隔三岔五回家住几日。进村，还是那个丁字街，但人不多。村口有几位老者喝着茶闲聊，还都认识，我过去热情问候、递烟。到家门口，门锁着；伸手往门框左上角一摸，钥匙在。门框左上角是父母亲常放钥匙的地方，已成数十年习惯。不管谁回到家，家里有人还是没人，都能进门。

门道空荡荡的，倒像比我记忆中大了许多。墙面上的木楔子、铁钉子还在，但没了过去挂着的馍篮子、菜篮子等。院子那棵梧桐树显得孤单，但粗壮高大了许多。几只鸟儿，在树梢盘旋，叫声很好听。烟囪的出口像个喇叭筒，迎风有声。屋檐的瓦片上长着青苔，因被雨雪洗过，一片翠绿。烟囪旁边墙拐角搁置的农具，像是被遗忘的农具。

这些农具，如父母在世时放置的那样有序。靠背墙有个藤条编织的长方形筐子，里面放着一些小物件，有割草用的镰刀、挖菜用的铲子、锄麦用的小锄、剃草用的砍刀等。这些小物件，母亲用得最多。囱与藤筐间竖立

开春，三娘娘家院子里的山楂树开出了小白花。山楂树下，大燕回来了，在房檐下筑起了巢。

阳光晴好，三娘娘把炕上的被褥从一头卷起来，卷成一个圆筒，然后夹在胳膊窝下出了门，冲屋里喊一嗓子：秋葵，看好门呀！

“娘，我要吃山楂葫芦。”十岁的秋葵，从屋里探出头，一只手塞在嘴里，口涎横流。

“嗯，等结了山楂娘给你做。”三娘娘应着。秋葵三岁时高烧烧坏了脑子。秋葵就爱吃糖葫芦。天天要。

“春生，带秋葵出去玩一会吧！”等山楂熟了娘娘多给你做山楂葫芦。”三娘娘央求我。秋葵傻，没人愿意跟他玩。三娘娘经常拿出零食央求周围的孩子带秋葵出去玩一会。

村里半大的孩子很多，有的孩子稀罕这点吃的，就带秋葵出去玩。但也有孩子捉弄他，不是把他推到泥坑里，就是给他抹一脸灰。秋葵也不恼，哈哈笑。

回家的时候，三娘娘就叹着气，给他洗洗擦擦。

经夏至秋，山楂在秋葵的注视下，一天天变红变大变得饱满了。直到九月底，暑气尽退。找个清凉的好

名家名句

我偶尔会猜想——喜悦是唯一不带神秘色彩的东西，因为它的依据源自于自己。

——博尔赫斯

我们一直在寻找的，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；我们总是东张西望，唯独漏了自己想要的，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。

——柏拉图

扰乱人们的不是客观事物，而是



特别叫人神摇目夺。当然，“白白红红一树春，晴光炫眼看难真”，一些时候，杏花也显朦胧之美。

人勤春早，对于农家来说，春天的每一天都是不能偷懒的。还在拜年中，很多农家就忙乎起来。“蓄水如囤粮，水足粮满仓”，把田埂和塘坝加固好是十分必要的。要到田间多加巡看，把那些沟渠清理疏通好，可以避免使油菜等作物发生渍害。还要把稻种精选几次，选好天气再好好晒上几回。“立春天新暖，雨水送肥忙”，勤快的家庭会抢时间把粪肥还有塘泥一担担送往田间，这些都是上好的肥料。把农具修好，擦得干干净净、锃亮锃亮的，这也是必修课。

还有，对于犁田机、插秧机等许多现代化农机，也要反复检查，确保它们大闹春耕时欢快有力。“立春栽菜，压断扁担”，无论晴天雨天，菜园里总有忙碌的身影。对于持家人来说，每天要细细照看母鸡抱窝孵仔，争取二月初二前后第一窝鸡仔能破壳而出。这样，那些嫩嫩的鸡雏可以被融融的春光抚照，也可以贪吃着绿茵茵草坪里蹦蹦跳跳的虫子。

春天是一种心情，更是一种劲头。这日子打开后，便止不住奔跑的步子，一天天绿意更浓了，诗意也更浓了。

——摘自《人民日报》

尘封的农具

◇韩轩

放置的农具，都是头朝下把儿朝上，按序有铲土用的铁锹、挖土用的镢头、锄地用的大锄、翻晒秸秆用的铁叉等。父亲常提醒我和弟，农具是经常要用到的，用了后都要放回原处，以防急用时找不到。这些农具，都是村里的铁匠铺打造的，硬度和造型都好。农具的把儿也是村上的木匠坊选材和制作的，结实而顺手。铁锹和镢头用的时候最多。锹把是枣木做的，不仅被手掌磨得很光滑，而且被汗染成黑里透红的枣色；锨面无一处生锈，透着刚劲和光亮；缺口已变成月牙形，但仍显锋利。镢头把是核桃木做的，很有韧性，已由白颜色变成核桃桃一样的颜色；刃部因使用得多被磨得短了一截，又由扁形变得光秃秃的，则更显沧桑和年代感。锄头虽有磨损但没有明显变形，不过有个缺口，那是干涸了的池塘开垦后种了高粱，父亲打垄中锄头碰到了石块上造成的。

看着农具，父母亲和乡亲们辛勤劳动的情景，倏忽间浮现在眼前……初春，一群妇女一手挎个竹筐，一手握柄短锄，排成不规则的

一字型雁阵，边锄麦边说笑。母亲每每下工，竹筐里实实在在地装满草，解下围裙和头帕，洗把脸又进厨房做饭。炎热的夏季，父亲不是拿起铁叉去挑麦捆，就是扛起大锄去锄地，碾麦场和齐腰高的苞谷地里，闪动着长辈们戴着草帽光着膀子的身影。秋季连下霖雨，河道决口了，父亲戴顶草帽披件蓑衣，扛着镢头铁锹出门，既要加固河堤，还要引走庄稼地里的积水，每天半夜才湿淋淋地回来。我自小知道，庄稼这东西，既怕旱又怕涝。寒冬腊月，父母亲拉上架子车，带上镢头、铁锹等工具，进山修水库，一干就数十天。我放假寒去去过工地，见父亲穿着单衫子抡镢头，母亲挥动铁锹装土，为赶工程，都顾不上与我多说几句话……

看着这些熟悉的农具，早已消逝的铁匠铺和木工坊，想着父母亲与众多乡亲忙活的身影，眼前像放电影般在脑海闪过。

“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，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。”忽然想到这句寓意深刻的话，眼泪瞬间涌出眼眶……

——摘自《西安日报》

山楂树下

◇孙伟

天气，三娘娘会跟秋葵一起，从枝叶丛里摘下小灯笼似的果子，洗净晾干，然后穿在竹签上。再在大锅里熬一锅糖水，等锅底糖水冒泡儿时，把山楂签放进去转一圈，糖葫芦大功告成。

熬糖水的时候，烧火的总是秋葵。这时候的秋葵很听话，脸儿洗得干干净净，烧火的火不急不躁，总是恰到好处。三娘娘蘸一串，他递一串。一串串山楂葫芦并排躺在面筛子里，一个个油光锃亮，闪着诱人的光泽。

秋葵小心翼翼举着硕大的山楂葫芦，站在街门口。许是山楂葫芦的香甜味随风穿堂入户，许是秋葵的咂嘴声惊动了别人，很快，三娘娘家门口就聚满了小孩子。

“那你以后会带秋葵出去玩吗？”“会！肯定会。”……

每个孩子最终都会许下不一定实现的诺言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吃到三娘娘的山楂葫芦。厚厚的糖衣又脆又甜，含在嘴里甜在心里。

秋天，天高云淡，雁行排成人

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见解。

——爱比克泰德

只有在我们并不是真的爱自己所做事情时，我们才会以成功或失败的观点来考虑事情。

——克里希那穆提

快乐在于想象中，不在于行动中。愉悦先在期待中，然后在记忆中。

——福楼拜

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，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，领取稿费。